淡江時報 第 510 期

**浩浩淡江情**

**瀛苑副刊**

我生在高雄茄定鄉頂漁村，家裡是典型的討海人家庭，所以自己是來自海洋的孩子。
  
  
　我的眼睛在四歲以前就開始變化，並慢慢的喪失視力。年幼時由於還有一些殘餘的視力，我並不認為自己和別的孩子有什麼不同，照樣和一大群小孩玩耍，鬧翻了就和他們打架，由於自己的力氣還不小，常打得人家哇哇大叫。
  
  
　母親為了我的眼睛，不斷地帶著我四處求醫，但是一次次的求診，對我的眼睛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自己也習慣的接受就診失敗的事實。然而母親傷心難過的模樣，現在想起，都還十分清晰深刻。
  
  
　我當時的症狀是極度弱視，只能看到人的輪廓、家具的形狀，對色彩也有一些概念，後來因被一輛腳踏車撞到眉頭，使視力更加惡化，這又激起母親再帶我求醫的動力。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十一歲那年，有人贈送高雄醫學院一套可施行青光眼手術的儀器，名眼科大夫陳五福親自為我操刀，手術很順利，雖然眼睛不能完全恢復，但也不會惡化，自己總算可以保住一點殘存的視力，這是非常重要的光明與黑暗的區別。
  
  
　然而好景不常，當我國中二年級時，因為我很喜歡騎腳踏車，有一天同學騎來一輛腳踏車，我便借來在操場上騎，騎著騎著，一個不小心，撞上手球的鐵門框，當場滿臉是血，等我醒來，眼前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了。這場「車禍」使自己的眼睛完全陷入黑暗。我開始和這個世界玩起一場無休止的捉迷藏遊戲。
  
  
  
難忘王福生恩師
  
  
　我很幸運的在走讀教育中得到恩師王福生老師的輔導和愛護，他一路扶持著我由小學、國中、高中，甚至有一年半的時間住在王老師家中，由王老師、師母全心照顧，我一輩子感念王老師給我的恩情。
  
  
　盲生需要點字書或有聲書，盲生用的課本，重量大約是一般課本的二十倍，一本英漢點字字典厚達三百公分，比一個人還高，盲人的教材很缺乏，王老師必須幫我點書，往往開學兩個月後才拿得到教材。
  
  
　國三時老師說我有兩個出路，一個是去唸啟明學校高中部，另一個就是去學按摩。唸盲校或學按摩都不是我所嚮往的，為什麼我不能有別的選擇呢？內心充滿了苦楚和無奈。幸好一個機會出現，當年教育部有個規定，名為「盲聾生升高中甄試」，根據這個辦法，我可以參加考試，進入一般的高中就讀。有了這一線希望，國三下學期自己幾乎全力以赴，很認真也很辛苦，終於，不負眾望的考上我的第一志願台南二中（當時台南一中不收盲生），自己與家人當然欣喜若狂，王老師更是經常笑得合不攏嘴。
  
  
　進了明星學校，同學來自各地區的菁英，競爭很激烈，雖然我很用功，但種種不利的因素，如點字教材缺乏，功課內容數量遠超過國中，即使盡了全力也追不上進度，真是不曉得怎麼辦才好。幸好又得到王老師、師母的幫忙，他們幫我點書、錄教材、溫習功課等，讓自己慢慢地趕上進度。儘管如此，我的內心依然有許多苦悶和問題，於是開始翹課、抽煙、打架（其實機會不多），學做「兄弟」。高一、高二就這樣混掉了，因為我還是覺得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的方向。
  
  
　到了高三，我終於確定我可以考大學，有三個學校四個科系願意招收盲生，分別為淡江中文系、歷史系、文化音樂系、彰化師範學院輔導系。我已確定自己有了目標，像自己這樣一個盲人，除了具備專精的技術及豐富的知識外，否則機會是很渺茫的。而更上一層樓對當時的我而言，就是一項最重要的機會。幾乎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干擾或動搖自己的念頭。放榜時，自己僥倖以第一志願，同時也是「盲聾生」升大學徵試之榜首成績進入淡江大學中文系──我眷戀的母校。
  
  
  
大學四年是人生轉捩點
  
  
　淡江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因為淡江是盲生的避風港，而啟明社是盲生的另一個溫暖的家，每一位淡江畢業的盲生都對它充滿懷念和感激。啟明社是一個服務淡江校內盲生的社團，包括盲生的入學、上課、生活等等，都有熱心的同學幫忙。像當年，我考上淡江後，就有啟明社的同學主動和我聯繫，告訴我註冊、開學等相關事宜，還幫我租好房子，讓自己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環境就能安定下來。開學時，也有同學輪流到住處陪我至學校上課、吃飯等。另外，啟明社也成立報讀小組，將書本內容、筆記、講義等報讀給我聽，讓我以點字抄錄，由於啟明社同學的熱心和愛心，讓每一位淡江的盲生新鮮人在學習與生活上逐漸步上軌道。
  
  
　大學是知識的海洋，我像個貪心的漁夫，想要捕獲每條游過我身邊的魚，於是除了中文系的課以外，我又去旁聽教育概論、圖書管理、哲學……等課程，但很快的我便發現又面臨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教材缺乏。教授一開書單便是十幾本，我無處可買，唯一的辦法只有透過報讀，自己把書一字一句點下來，且幾乎每天我都必須花三小時以上的時間來錄書、點書，努力吸收著知識的養份。也許是因為錄書、點書的過程很繁瑣辛苦，所以我更加珍惜求知的機會。當然，熱心同學及老師的幫忙，讓我永遠感念。
  
  
　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陪伴著我，鼓舞著我，為我的世界打開另一扇門窗的，便是音樂。說音樂是我的第二生命也不為過。我的啟蒙樂器是風琴，國小時就彈的不錯，王福生老師幫我做許多點字樂譜，還送我一把口風琴，自己也吹得有模有樣；後來改學鋼琴，旁門左道，無師自通，通通來。但聽老師說進步頗為快速；我也喜歡吉他，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與吉他結下不解之緣，高中時還成立吉他社，辦過幾次演唱會，風靡一時，成為校園中的熱門人物。我的音樂能力與歌聲，成為我與人們溝通的橋樑，藉著美妙的樂音，傳播我的心情，人與人間的欣賞、相知，往往在音樂中自然的交溶。
  
  
　在淡江除了中文系、啟明社，我參與最多的社團活動幾乎都和音樂有關。因為音樂是我最喜歡的，也是生命中的重要元素。我除了常在各大小晚會中表演外，自己也為國樂社編曲、擔任鋼琴社顧問，並在淡江合唱團發聲指導及出版學校第一本音樂性刊物「簧塔」，也創辦淡江愛樂社……忙的不亦樂乎。
  
  
　淡江四年我與盲生朋友密切往來，推心置腹，這和以前的我大不相同，最大的原因是自我認同問題。之前，我並不真正承認自己是盲人，我拚命地要表現出色，甚至比一般人優秀，為的就是要證明自己和明眼人沒什麼兩樣。但是自己內心深處是自卑的、孤寂的，甚至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心力，再加上生活的忙碌與複雜，去應付環境、功課、生活等問題，終於，有一回自己承受不了這種壓力，而情緒也如潰堤般的爆發了，這是讓自己極為痛苦，但又徹底醒悟的機會。我不禁大聲問天：「天啊！為什麼這樣待我？為什麼我必須承受這些？」之後，我明白惟有真誠面對自己，誠懇對待別人，才能獲得內心的自在與滿足。
  
  
  
手杖的啟示
  
  
　怎樣才能面對自我呢？這要從手杖談起。那時，學校裡有十個盲生，除了我之外，人手一杖。我不喜歡拿手杖，就問他們：「為什麼要拿手杖？這豈不是承認自己是失敗的，需要依賴嗎？」他們回答說：「拿手杖很好啊，人家知道我們是盲人，要靠手杖做工具，藉著手杖可以自由行動。這跟失敗有什麼關係？」雖然，這說法無法立刻改變我，但漸漸地我接受了近視的人戴眼鏡，重聽的人戴助聽器，盲人拿手杖都是為了方便，幫助自己過得更自在，又有什麼羞恥心呢？承認自己需要手杖，我反而不自卑了，有手杖做幫手，我可以不必扶著別人的胳膊，可以自由自在到處行走，有了手杖，我踏出更廣闊的天地。
  
  
　接受手杖，讓我更誠實面對自己，以更開放的心胸接納朋友，我的宿舍就經常擠滿了朋友，大夥兒高談闊論，從文學、藝術、哲學等，無所不談，興起時，拿出樂器彈彈唱唱，青春歲月就是這樣奔放，大家急切地探出生命的觸角，在夢想的實驗室裡跳躍馳騁，獻出彼此最純真熱情的生命，我們這些不同學系的「英雄好漢」，在克難坡上結伴同行；在校園中奔放樂音，當然偶爾喝喝小酒，富有風雅或豪情壯闊一般，我感到欣慰及喜悅，可以擁有這麼多的朋友。
  
  
　大學畢業後，我到台南市立圖書館工作，並學習腳底按摩，學成後並執業，當時的收入足以養活自己。自己卻認為，人生不僅於此，應該可以做些更有意義的事，來幫助社會中和自己有同樣遭遇的朋友，於是自己又開始立下目標。
  
  
  
成立愛盲基金會
  
  
　那時正好碰上台灣解嚴，這件事對台灣的影響非常大，解嚴象徵言論的自由與開放，每個人的思想將更加活潑且多元，很多自覺或弱勢團體也將跟著抬頭，要求自己權利的聲音會更加龐大。國內殘障朋友，他們是社會中的弱勢，而視障朋友由於眼睛的不方便，溝通及行動能力較困難，當然比起其他殘障朋友要不方便許多。視障朋友可以說是「弱勢中的弱勢」，實在有需要成立一個基金會來協助這些朋友--這些是愛盲文教基金會成立的動機與宗旨。
  
  
　為了愛盲文教基金會，我又卯足了勁，到處募款、與媒體打交道，聯絡各種單位一起合作推廣，經過三年才得以讓愛盲正式成立，是國內第一個專業服務視障者的機構，在各方熱心人士的支持和協助下終於成立了。我的個性是：只要認為是對的事情，我會堅持到底，不會輕言放棄，這就是我的傻勁。很多朋友看我有些傻氣，反倒過來支持我，到目前為止，愛盲文教基金會已由台北市的愛盲文教基金會變成全國性的愛盲文教基金會，照顧台灣五萬多名盲胞，而長期贊助者也超過五萬人。
  
  
　愛盲文教基金會在過去十年來提供給視障者免費的錄音帶超過八十萬捲，輔導就業及協助考取大學的人數也在五百人以上，另外還有電腦訓練班、按摩技術訓練班、生活技能訓練班如陶藝班等，希望在視障同胞的教育、就業、生活，乃至無障礙環境，追求自主、獨立、平等的機會。
  
  
「觀念」造就不同的人生
  
  
　三十歲以前，除了專心於理想和事業外，有過幾次戀愛感覺，甚至有失戀的經驗，我以為自己一輩子都不會談戀愛，但感情是不由自主的，當然酸甜苦辣的滋味，是點滴在心頭的。總覺得以自己視力的缺陷，再加上是個窮光蛋，要找到一個相知相許的伴侶，是極為困難的，也感受緣與份遇合的不易，於是我就抱定獨身主義。我以為這輩子都找不到能和我相知相守的人，也懶得去尋尋覓覓了。然而緣分是個很奇妙的事，當它不來的時候，即使你拼命的追趕，還是沒用，當它到來的時候，即使你想奮力逃脫，卻離不開這個框架...。那是愛盲文教基金會草創初期，有一位名叫鄧萍的義工，我們很自然的交往，感情慢慢孳生，甚至論及婚嫁。當岳父大人知道這件事，極為震怒，甚至威脅鄧萍，如果跟我結婚，從此不准走進家門...。我們的情緒陷入谷底，要等待岳父回心轉意？還是從此分手？我們的選擇，依然是緊密在一起，當然期間也經過很多轉折與衝擊。就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我們沒有驚動長輩親屬，在朋友的見證下，在法院公證結婚，我們的新婚洞房就是我當時在愛盲文教基金會不到兩坪的臥室，雖然小...但是很溫暖。儀式完畢，鄧萍放聲痛哭，我也忍不住流下淚來。有一首歌曲「你照亮我的生命」，是高三時英文老師教我們唱的，歌詞大意是你照亮我的生命，你給我希望，你以歌聲填滿我的黑夜……我要我的妻子知道，我一直尋找的並不是照亮我生命的那盞燈，不是要她以歌聲來陪伴我的黑夜，而是我願是那個照亮她生命，為她以歌聲填滿黑夜的人。
  
  
　至於為什麼會走上從政之路？在愛盲文教基金會九年發展計劃中，就有一項任務，就是培養視障者參政。因為我們覺得必須有自己人在議會中說話，別人有心，我們非常感謝，但他要關注的事太多了，恐怕不能全心全意。起先我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去參政，而是後來新黨的趙少康、周荃來找我，我們過去因為殘障福利的事而有些接觸，他們認為我還適合，經過一星期的考慮，我同意參選台北市議員，因為想如果我能進入台北市議會，我可以直接在議會發聲，為弱勢團體爭取權益；如果不成功，我也可以透過選舉時大量的文宣，得到一次與社會溝通的機會。事實上，當時自己對選舉是毫無概念，傻不楞登的什麼都不懂就去做了。選舉結果失敗了，開票當天我的家人和支持者都很難過，反倒是我坦然面對，也許是因為從小失敗很多次，選舉的失敗，只不過是又多一次罷了。我的內心只是增添遺憾，並無強烈的挫折感，這只是一個過程，生命有太多可能性等待我們去創造與發揮，自己始終認為：一個人不管做什麼事，除了能力之外，他所抱持的觀念尤其重要，在觀念上把自己看成一個平凡人平常地過一生，或者是看成一個可以為他人服務的人，觀念造就出不同的人生；人因為「觀念」而偉大，也會因「觀念」而渺小平凡。只是把事情做好，做成功，這中間常會遇到不少挫折、失敗，所以要做好事情的方法，就是學會如何不被挫折或失敗所擊倒。
  
  
  
全球第一位失明立委
  
  
　一九九六年新黨有意提名我為不分區立委，自己感到非常意外，我問趙少康是不是安全名單，他回答說應該不會在安全名單上，我想如此一來為表示新黨尊重自己和視障者，所以欣然接受。可是，在新黨全委會投票時，自己不但被列為安全名單，還列為不分區立委第三名，這樣一來，我連逃都逃不掉，我太太也因如此而和我鬧彆扭兩個禮拜，她認為是我騙了她，但天曉得是誰騙了誰？新黨做這件事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冒險，因為他們不了解像我這樣的一個盲人，到立法院能做什麼？我就在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進入立法院，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失明的立法委員。
  
  
　我進入立法院時，立法院便在環境上做到無障礙環境，因為立法院是全民的立法院，不只要讓強勢的人進來，也要讓弱勢的人進來，於是立法院舖了導盲磚，但馬上就有人說新黨弄個盲人進來，還要為他設導盲磚，這些話傳到耳朵，聽起來是很難過的，還有一些立委和我擦身而過時，裝得若無其事，視而不見，行政院也認為我是一個盲人，對我很多的要求沒有給予正面的回應。所以當時我感到壓力很大，一方面是外界的環境如此歧視視障者，另一方面我對立法院的運作完全不懂，因此頭半年就得了胃潰瘍，因為緊張且深怕辜負了新黨和殘障朋友的期待，同時如果自己沒有做好，以後還有誰敢把機會給予殘障者？我經常在別人休息時，自己還在加班，立院做不完的事帶回家去做。但現在，我很欣慰的是，六年以來，我三度被立法院的記者、社會大眾及教授，評為表現最優秀的十大立委之一，這對一個眼睛正常的人而言都不是容易的事，何況是全盲的我。
  
  
　常聽人家說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我確實如此，原因來自於我清楚知道自己有哪些優點，也容易發現別人有哪些優點可以補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跟別人相處，不會注意他的不足，而是去發現他的優點。正當我在做每件事的時候，就會想到可以借重誰的專長，這也是我可以把事情做的比較好的原因之一。在心態上，當事情還有一絲希望時，我絕不輕言放棄，一直做到完成或徹底失敗才會放手。在這些過程中，我學會了判斷自己的能力、對外界環境的分析，及人力與其他資源整合的分析，透過這樣的條件，思考事情就會比較務實，也就不至於沒那麼大的頭，卻去戴那麼大的帽了。
  
  
　故事說完了，希望各位從這樣平凡、曲折的故事當中，得到一些啟發與經驗。我希望能以我的經驗提供給年輕人做一些參考，首先希望任何事都要全力以赴，讀書全力以赴，玩全力以赴，交異性朋友也全力以赴，如果你是會調配時間的人，這三者並不衝突。其次，大學階段是人生當中看似精采的一段歲月，要好好把握，如果能善加利用，學校好比一個寶庫，否則就是一個學店罷了。同時要給未來一個清楚的目標，選完目標之後要持之以恆，不能隨便半途而廢輕易放棄。雖然我們的教育給我們許多填鴨和限制，但每一個人遭受的壓力是一樣的，完全看你面對這種壓力的能力，未來能不能走出一條路，完全都靠自己。生命中最可貴的就是誠懇和用心，這四個字說來簡單做來不易，但只要你誠懇待人，你就會有很多朋友；而用心做事，自然可以把事情做好。最後，希望各位能把裝備準備好，對準方向朝你的夢想前進，祝福大家！